

大众周末

■ 新闻关注



奥巴马1米86还是太矮！授勋姿势尴尬被吐槽

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在一次授勋仪式上，由于“最萌身高差”闹出笑话，被美国网友调侃“要不要借给你一个梯子”。虽然奥巴马身高6.1英尺(约合1.86米)，并不算矮，但是仍遇到“腿不用时方恨短”的尴尬事件。



美9岁小女孩自创品牌身家百万

美国纽约的小女孩伊萨贝拉·巴雷特虽然只有9岁，但她现在已经是美国两家服装公司的股东兼设计师。她一手创立了自己的时尚帝国，变身纽约社会名流，过上了自己想要的奢侈生活。



5岁男孩成为美国《国家地理》签约摄影师

5岁的Instagram签约美国《国家地理》杂志，粉丝超过20多万，“是什么让他成为网红？”他的爸爸说：“这些照片都是距离地面1米高的地方拍摄的，而这是许多人从未注意过的角度。”



印度老太72岁首次产子

印度72岁老太达尔金德尔·卡武尔经过2年多试管受精治疗后终于怀孕，生下自己第一个孩子，被认为是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初产妇。

■ 周末人物 创新人

2009年初，艺术家蔡玉水首次踏上了长清双泉镇的土地。经过深思熟虑，他毅然决定扎根乡村，将自己的工作室建在了双泉镇，展开了“用艺术改变乡村”的行动。在他用“综合艺术”的方式将乡村激活、让山乡沸腾的同时，也在扩充着自己的艺术格局。近日，本报记者专访蔡玉水，在他双泉的画室里，倾听他用艺术的方式改变乡村的思考和感悟。

蔡玉水：让艺术温暖乡村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

初夏时节，在济南市长清区双泉镇，居于半山腰的蔡玉水画室中，西窗正对着群山环抱的山间小平原，青翠的小麦在拔节抽穗。阳光斜照进来，洒落一地金黄。

高高的发线，斑白微染的鬓角，目光炯炯有神。与蔡玉水老师对坐交谈，听他分享艺术的小溪如何与双泉汇流，是一次经验上的学习，更是一次思想上的点拨……

双泉画布你来设计

蔡玉水与双泉结缘，可谓因缘际会。2009年初，身为北京画院专职画家、国家一级美术师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的他，首次踏上了双泉的土地，立即被眼前大片荒芜的土地和农民渴望致富的眼神深深刺痛了。

更打动他的，是那淳朴的乡风。蔡玉水向记者讲述了他最初来双泉时听到的往事：

1942年，日本侵略者屡次拉网式扫荡，民不聊生。在双泉驻扎的八路军，在一场战役前，将所有粮食集中隐藏在一户老乡家中托管。当战役胜利返回时，战士们推开老乡的家门，眼前的一幕让他们惊呆了：一只奄奄一息的瘦狗，守着一堆尸骨，而粮食一粒没少——天灾人祸，粮食紧缺，老乡宁肯饿死也没动一粒粮食。

这个故事让蔡玉水唏嘘不已，他至今仍在打听那户双泉老乡是否还存有后人。“双泉人的父辈们是怎样的一群人？！这样的乡亲世界上哪里还有？这样的百姓没有理由不过世界上最大最幸福的生活。”每每提及，他都会动情。

后来，蔡玉水熟悉了双泉镇党政主要领导及本土企业家，更是被他们一心一意改变山村的态度所感动。经过深思熟虑，他毅然决定：扎根乡村，将艺术回归生活，用艺术改变双泉。

于是，蔡玉水将自己的工作室建在了双泉镇，不由自主地加入到改变双泉的队伍中来。双泉镇的书记、镇长曾对蔡玉水说：“蔡老师，我们整个镇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就交给你了，你来帮我们设计。”

此时，蔡玉水顿觉肩上责任重大。“你的画布，你的画纸就变得无限大了。你可能考虑的问题就不再是这么狭小了。”蔡玉水说。

“我是一名画家，我能用的方式是艺术的方式。很多创意，真正落实到乡村，是需要一个过程的。有一些咱们认为乡亲们需要的东西，未必是人家要的。咱老觉得那些老槐树，那些老房子很好，但那些对他们来说真的没有意义。一些文人把那个当作乡愁、乡情的符号，其实那不是他们最需要的东西。他们要的是发展，他们要的是现代化的幸福生活。”蔡玉水分析道。

对农村，蔡玉水并不陌生。他清楚地记得，上小学一年级的时，常跟随启蒙老师到山坡写生。9岁时，跟着哥哥骑自行车到二十多里外的农村写生。在农家小院学着哥哥的样子，一边为老爷爷老奶奶们画肖像，一边谈论着庄稼的收成。到了傍晚，装着厚厚速写的大画夹压着瘦小的身子，饿急了肚子咕咕噜噜奏着交响曲，与天边的夕阳相伴，愉快地回家。

10岁那年，蔡玉水开始给《大众日报》投稿，一次不行，两次、三次。终于，半年之后，《大众日报》陆续发表了小家的生活速写。速写的发表不仅鼓舞了他的干劲儿，同时也促使他很早就开始注重贴近生活。他走向田间，去画农民耕地、施肥、收割、打场……

一直在咂摸土地

在蔡玉水看来，人生就是一本一页一页不断累积的速写日记。“因为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，是最为真实的。做一个真实的人不容易，做一个真诚的艺术家更难。今天，当我整理着一张张往日的速写时，犹如细细品味久久深藏在心底的情怀与珍爱。”蔡玉水说。

如今，在蔡玉水的速写日记中，多了一幅幅双泉的乡景——春耕、夏种、秋收、冬藏。记者问道，这会不会分散创作的精力？

“这倒不会。我都是围绕着艺术做，在乡村产生一些互动，也是用艺术的方式。我从绘画到雕塑又到影视，本身也是在不断地帮助他的过程，也在扩充自己的艺术的格局和更大的表现空间。”蔡玉水解释。

在蔡玉水心里，如果双泉从未出现，有些



蔡玉水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。

卢昱/摄影

思考至今还是空想。“一想到可能有各方面的困难就放弃了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有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，三万多父老乡亲，一张张渴求变化的眼睛在期盼着。我就会把一些想法认真地努力实现。即使是可能有困难，也会努力去去做。”

如何求变？答案还得往艺术上寻。“一件艺术品，能给人带来生活上的触动，或让别人的生活有所改变，作用必定有限。但你把艺术融合到这个乡村的发展过程中，参与进来的话，它的力量就变得大了。”蔡玉水说。

蔡玉水将“用艺术改变乡村”的理念带到双泉，恰巧与双泉镇党委、镇政府提出的“花乡农业”战略有机结合。悄然三五年间，“艺术+文化+旅游”模式在改变着双泉。

“目前，全镇核桃种植面积已达6万亩；油菜种植保持1万亩，油菜花核心区已成为全省最大的油菜花观赏区域；油用牡丹种植面积7000亩；樱桃种植面积2000亩，石榴种植面积1000亩。”双泉镇党委书记方宝军介绍。

洁白似雪的牡丹花、漫山遍野的油菜花、清新亮丽的海棠花、红似流火的石榴花，既新奇又美丽，满足了外来游客的艺术审美需求。在“花乡农业”助推下，双泉镇赏花经济和采摘经济应运而生，每年吸引游客30余万人次，年度实现旅游总收入6000余万元。

对双泉镇的农民们来说，这也托起了他们的“致富梦”。以种植油用牡丹为例，进入盛产期后，预计每亩地仅牡丹籽一项收入就能达到7000元左右。而以往同样的山坡地，村民们种植玉米、小麦，收入要少几成。

在双泉赏花的人潮中，时常闪动着一个小身影的清瘦中年人——蔡玉水。他的身影时常在双泉48个村的村口、戏台、田间小道上晃动，他常蹲在老树下与老乡聊家常，有的乡亲老远就认出他的背影。

蔡玉水一直咂摸着双泉的土地。“可能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做，只是没有这样的机缘巧合。”他说道，“我觉得时间是工作过程中最大的问题。一旦给你一个年限，很多事情就变得太着急了。要在有限的时间之内，把无限的可能性表现出来，它本身就是个矛盾。”

在双泉扎根生活，让蔡玉水有了更多从容。“我就会很好地利用自己生命的宽度而不是长度去做应该做的事情。所以在双泉，并不是说有外力要求我去做，是我自然而然地，我用的词是叫“情感沦陷”在这里了。”

自己父母亲一样，没有原则，就是为讨他们好。”蔡玉水解释，“其实不论把生命、把爱、把情感、把思想放在一个民族之上，放在一个百年的历史沧桑之中，还是放到一个你爱的人身上，一个偏远的乡村上。只要你的浓度不稀释，它产生和积淀出来的这种浪花和激情是一样的，是同等热烈，同等振奋人心的。”

蔡玉水继续说道，“有时候我们老是局限在一种小的生命的感悟上。我们会把灯光调暗了，一杯咖啡，一杯红酒，相互小资地谈吐着我们微不足道的一点伤痛，无非就是升官发财遇到了困惑，一段小小的爱情受到了冷落。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放到大自然之中，放到天地之中，放到日月星辰之中，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。”

用艺术家的方式去爱

在蔡玉水心里，双泉没有震撼人心的山川河流，但这里的四季没有修饰，在季节的本色中，却格外美丽。夜晚走在漆黑的田野，山风微凉。仰望醉人的星河，一天的劳作疲惫荡然无存。

“这里的乡亲们朴实善良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情感和创作同时进行。你在哪儿，情感就在哪儿生发。我感谢这个地方，在某种角度上，它改变了我后半生人生的状态。我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。”蔡玉水说道。

初到双泉时，工作室尚未建好。蔡玉水的很多雕塑都是在乡下简易的小工棚完成，也有一些是在荒郊野外创作的。“每当创作时，远处山坡上的一棵小树和那一件件没完成的泥塑坯胎，以及沉浸于其中的孤单的艺术家，形成了一种非常神秘的默契。”蔡玉水说，有时候会把旷野中的那棵小树当作美丽的少女，有时会当作温柔慈祥的母亲，有时候会把它当作日夜思念却不敢想起的父亲。

蔡玉水还是一位诗人。虽已过知天命之年，但他对世界依然充满了好奇与期待。在一个罕见的暴雨之夜，雷鸣闪电中，他面对旷野里那棵挣扎狂舞的小树，他看到了生命的意志与力量。清晨的山野恢复了常态，旷野里的那棵小树静静地伫立着。他被深深地打动了，感动于生命尽情舞蹈之后的默默无言。

“咱们老是把艺术家和民众分离开，这种提法都是有问题的。我们也是民众中的最普通的一员，只是我们和这个世界交流的语言方法不同。其实做一个普普通通的真实的人，是每一个艺术家最基本的。”蔡玉水解释。

“走出画室，我就是农民，会开着拖拉机耕种。我认识双泉之后，今年雨水少了，我就很揪心。年初麦子泛了绿苗，一场大雪来了，我就会跟着兴奋。有一个人，或者有一个地方，你爱着她，所以你活着就特别有劲，也特别地敏感。所以我觉得，不要把艺术说得太深了。”一个“爱”字，让蔡玉水从画室到农田的距离变为零。

蔡玉水将自己的雕塑作品展，设在万亩油菜花盛开的田野中。他与老百姓一起，开着汽油三轮车，将雕塑在油菜花地里“布展”。“我的雕塑扔到田野中，是田野的一部分。雕塑在田野中，静静坐在那儿，太阳东升西落。太阳的余晖照着雕塑，这是任何美术馆的光线都做不到的。”蔡玉水说道。

“在创作的时候，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，想象不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，但是你在在那了，你就感动了”。蔡玉水把作品比喻成孩子的降生和成长。

2015年5月，为了更好地推介双泉，蔡玉水组织筹拍了以双泉为背景的大型纪录片《温暖地遇见》。他大胆地运用了多种元素，将雕塑、哈雷机车、瑜伽、古琴、影像与双泉的乡俗民情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，给人们带来了惊喜。

每一种元素，都有着艺术家的良苦用心。“当时镇长说，我们这些年修了270多公里的山路。我们这么个贫困的乡村，修了这么多漂亮的路，你怎么给我们也能展示一下，或者怎么能够让大家都知道。”蔡玉水回忆当时展现哈雷机车的初衷。

“我就在想，公路咱没有别的办法，总不可能在200公里的路上摆上咱的雕塑吧，咱做不到。想来想去，我就发动一些玩机车的徒弟，让他们沿着山路在油菜花丛中穿梭。”蔡玉水没想到，最后效果特别好，“这本身也是现代文明和农业文明的一种碰撞，钢铁的意志和咱们深深的柔情，都能糅到一起，做到和谐。”

调整心灵与生活的焦距

采访间隙，夕阳静静地落在蔡玉水的画室流淌。

蔡玉水说，太阳西下把最美好、最温暖的光芒照射进画室。“此刻，做什么都是罪过，静静地看着她掠过墙壁、画面、脸颊，从手中一点一点溜走，留下迷幻醉人的暖意。如果世间还有奢侈，我想此为极致了。”

柔和而温暖的阳光，照在蔡玉水的画作上。在他的作品中，人物的眉宇间有各种图案。“你只是看到了一部分作品。因为我在印尼比较久，画了很多这样的题材。因为他们有一些宗教的情愫，他们眉宇间都会有一些符号性的东西。”蔡玉水解释。

“但我更想说，我更希望在人物的眉宇间有着人性的、更为生动的眼神。无论是母亲、孩子，让他澄澈一些，善良一些。当然可能好多人会发现，如果略微地有一丝丝的、淡淡的忧伤的部分，像一首美妙的音乐，会让人更多地回味。”蔡玉水进一步解释。

在蔡玉水画室的山脚，有一处规模甚小的人工水库，杨柳依依绕碧水。在蔡玉水看来，这是他的“瓦尔登湖”。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旁开荒种地，春耕秋收，自给自足，以他的实际行动告诉世人：人们所追求的大部分奢侈品，大部分的所谓生活的舒适，非但没有必要，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。

梭罗的“瓦尔登湖”一直在影响着蔡玉水。早在1987年初，蔡玉水到中央美术学院进修。当时，商品经济已经冲击到美术界，许多人将画作当成商品，期望通过绘画成为财富的拥有者。可他宁愿过清贫的日子，也不愿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。这一年，他收获丰硕。

“其实我们今天面临的东西，十年前、二十年前，甚至一百年前就面临过。没有大的变化。这个世界其实变的是个体，大的东西都没有变。有些人会说，商业和艺术创作本身不矛盾。你不想它，它就矛盾，你只要想它，它一定是矛盾的。商品社会，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的。但当我们用艺术本身养活自己，还能去影响更多的人，改变更多美好的东西时，那个东西就应该放到第二位，甚至是放得很远很远。”蔡玉水说道。

22岁大学毕业后，蔡玉水就留在山东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。那时听过他讲课的学生都知

道他的“焦距理论”：摄像时，焦距的调节决定影像的效果。就像在电影院坐第一排看电影，由于距离太近，使人头昏眼花；在大剧场坐后排看戏，由于距离太远，难以看清演员的表演。生活也是如此，太近或太远都难以清晰。因此，时常调整心灵与生活的焦距，就成为我们体验生活所必备的技能。

“每个人都努力，每个人的一生也都并不容易。但我觉得最幸福的事儿是什么呢？能够调试自己生活的这种姿态，让每个年份，每个岁月，让自己和这个时代、让这个社会能够非常友好和陆地相处。”至今，蔡玉水还在不断地调试着“焦距”。

“让自己的艺术创作和生活能够美好一些。因为我想再美好的作品，不如艺术家本身美好起来，更能够让让人感动和有说服力。让我们的生活变成艺术，然后我们的艺术本身，对这个社会也就有了一些作用。这个世界总有人在等你。只是可能换了人，换了时间、地点。”蔡玉水分享道。

憧憬人与人之间的美好

在蔡玉水画室的墙壁上，除了贴着各类速写，还有诸多对双泉的规划——

“穆柯寨、书堂峪、双泉庵、黄崖传奇、石头古寨、灵山洞、马陵道”等都是双泉可以挖掘的历史文化素材，而“山林、水源、老村庄保护、新城、养老、医疗、康复机制、影视基地、鲁绣、地方戏曲”等主题也在他日夜琢磨的范围。

“真的要想想，把双泉做成济南的后花园能有多好。”蔡玉水真诚地说，“我希望整个乡镇，无论是田野还是村舍，能够像画一样。这个过程也像画画一样，因势利导，有好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强化；感觉不太成功的地方，就把它停止。绘画的喜悦，在于一些偶发的东西，偶然的惊喜。把艺术和生活捆得那么扎实，是我这50多年，最快乐的旅程。”

“可能年龄也慢慢到了，我现在觉得没有一分一秒的时间去无端地伤怀。更多的时间是把每一分每一秒掰开了，好好地利用。无论是雕塑、绘画还是其他，更多的是把这些东西能更快地转化成艺术创作。对喜欢的人，在生活或工作中有所感悟，有所触动就足够了。当然，它是规律的，其实是一个真实情感的表达，表达的越真越容易被读懂。”蔡玉水阐释。

不过现实也总会有些小插曲。“今天给我们双泉镇的书记打个电话说一个事儿呢。我听说，有些农户家，因为自家樱桃种得不够，然后外面有需求量，就可能从外面买来，然后再乔装打扮成自己的。我听了很害怕。”蔡玉水说。

“这正是我一直给镇上方书记和村里的一些领导说的，我说希望我们有一天双泉也富足了，人还是善良的，我们不会弄虚作假，不会去做那些因为商业的侵蚀而产生的不美好的东西。所以说，我的憧憬，不光是一种外在的山河之美，乡村之美，还有人之间的美好，每个人都充满了善意的笑容。”蔡玉水解释。

以“美”育人，在蔡玉水看来，是艺术应该有的功能。“其实我们这条路很宽广。因为艺术没有国界，没有种族，没有任何隔阂。”

今年5月15日，蔡玉水青岛美术馆落成暨双周年。他像一个“大小孩”，与一群孩子一起走时装秀。“每年十几万的人来参观，光少年儿童在咱美术馆留下的画作就两万多张。这些都是公益的，我还设了放映厅、茶室、图书馆。我们靠个人的努力，坚守着，让它成为纯粹的公益。”蔡玉水介绍。

蔡玉水说，“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：一山一海，一城市一乡村，让艺术生产，然后成长、开花。你不知道这些成千上万的孩子，哪一个孩子在艺术的学习过程中，就播下了爱的、艺术的种子。哪一天，多少年之后，它就生根发芽，在适当的温度之下，他就成材了。”

活动结束后，蔡玉水又赶回双泉，在他的画室里让艺术的火光继续闪烁，温暖双泉小镇。